

<<一千八百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一千八百担>>

13位ISBN编号：9787508014326

10位ISBN编号：7508014324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华夏出版社

作者：吴组缃

页数：26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一千八百担>>

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

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

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

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

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

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许多作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

“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

“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

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

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本书是中国现代作家吴组缃的一本小说集。

包括小说《一千八百担》、《离家的前夜》、《两只小麻雀》、《小花的生日》、《栀子花》、《金小姐与雪姑娘》、《官官的补品》、《菜竹山房》和散文《扬州杂记》、《村居记事二则》、《柴》、《泰山风光》、《差船》、《副官及其他》等二十三篇。

<<一千八百担>>

作者简介

吴组缃（1908.4—1994.1），原名吴祖襄，字仲华，安徽泾县人。

1929年秋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

1932年创作小说《官官的补品》，获得成功。

1934年创作《一千八百担》，作品藉宋氏家族的一次宗族集会，具体而微地表现了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破产和宗教制度的分崩离析。

吴组缃的创作朴素细致，结构严谨，尤其擅长描摹人物的语言和心态，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堪称写皖南农村风俗场景的第一人。

抗战时期创作长篇小说《鸭嘴涝》，是抗战文艺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195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任《红楼梦》研究会会长。

<<一千八百担>>

书籍目录

吴组缃小传小说 离家的前夜 两只小麻雀 小花的生日 栀子花 金小姐与雪姑娘 官官的补品 菜竹山房 黄昏 刑字金银花 一千八百担 天下太平 樊家铺 女人 某日 铁闷子散文 扬州杂记 村居记事二则 柴泰山风光 差船 副官及其他 谈癖 敬悼佩弦先生吴组缃主要著作书目

<<一千八百担>>

章节摘录

小说 离家的前夜 堂厅里黑漆漆地。
右边屋子的耳门虚掩着，由门缝里射出一线灯光。
蝶坐在藤椅上，我坐在她旁边：两个人都屏息着向屋子里倾听。

“乖，宝宝，吃奶奶，吃奶奶。

”那个新来的奶娘温爱地说着。

“呵呵呵……”小鸠又凄惶地哭起来了。

“哦，不吃，不吃。

乖乖，莫哭，莫哭。

”奶娘说。

小鸠不哭了。

蝶又深深叹了一口气。

我蹑手蹑脚走到耳门旁，贴着一只眼睛向屋里瞧：坐在桌旁的是母亲，她皱着眉头，脸色带着一点怒和怨，一手抱着小鸠。

小鸠凝着她灵活的小眼，注视着灯火。

泪珠挂在小颊上，时时摇动着头，发出哭后的咿嚤。

奶娘靠在旁边，在桌上转着铜子。

一共三个铜子在转，奶娘的手很灵捷，倒了这个，又转起那个。

“鸠，好玩呀，噯！”

”奶娘一边忙着转着铜子，一边笑着逗小鸠。

“嗯，嗯。

”小鸠把小手指着在转的铜子，很高兴地咿呀着。

“嗯，嗯，鸠也转，鸠也转。

”奶娘由母亲手里抱过小鸠来，把铜子给了她，说：“奶娘真疼你呢，小宝宝，你自己转。

”小鸠把奶娘那张陌生的脸注视了一会儿，忽然又有所感触地哇的一声哭起来了。

我回到原来的地方坐下，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样？”

”蝶低声地问我。

“不成功，她不要她呢。

”蝶正打算说什么，忽然屋里传出母亲的话声：“那个女人不是生儿育女的！”

现在的世界不同啦，要读书，——结了婚还要读书，生了孩子还要读书！

真是新花样，女人读书有什么用！

”“少奶奶毕了业，会当女教习先生，赚钱来孝敬你老人家呢！”

”“我也有这福气！”

女人毕业有什么用！

这种狠心的，自己的血肉呀，你看，忍心把她磨得这样可怜！

那个女人不是生儿育女的！

”“妈，妈，妈，妈……”小鸠凄楚的稚音。

“宝宝，这是你的妈呀！”

”母亲的声音又变慈和了：“那个狠心的妈不要你了，你还想她做什么？”

——宝宝，乖乖。

真是可怜呢，今天下午自你来了以后，一口奶也没吃。

真是可怜的孩子！

犯了什么法，叫人受饿罪！

”“鸠，噯，多好玩呀！”

”奶娘说。

<<一千八百担>>

铜子又在桌上转起来了。

“娶什么女学生！”

我早就说女学生要不得。

女学生是一朵花呀，摆在那里给人赏赏赞赞的呀！

还抱孩子，抱孩子不是做了苦工？

” “呵呵呵！”

……”我无可奈何地笑起来了。

“你还笑！”

”蝶的声音分明含着泪。

“妈，妈，妈，呵呵……”小鸠又凄切地哭喊了。

“饿了啦！”

”母亲喊着说。

“小宝宝，吃奶奶，真好吃呀！”

”奶娘又在逗小鸠。

“呵呵……”小鸠哭得更厉害了。

蝶站起来，很快地推开耳门，走进屋子里去了。

我也茫然地跟了她进去。

小鸠张开小口，眼泪果真成串地在腮上流着。

母亲说：“妈来了，妈来了！”

”小鸠看见蝶，张开手，使劲地向她怀里扑过来。

口里亲热地喊着：“妈，妈，妈，”泪还不住地向下滚。

“真是活冤家！”

”蝶红晕着眼眶说，“乖，不哭了！”

”小鸠果真不哭了，小手在蝶的胸前乱抓着，亲热地撒着娇。

蝶把钮扣解开，露出乳来。

可怜的孩子！

她饿急急地含住了一只，又用手摩弄着另一只。

但是凄凄切切地，又接二连三摇动小头，发出咿嚤的余声。

“你看可怜不可怜？”

”母亲感动地叹息着。

“真是痴东西！”

”蝶用手帕替小鸠拭了泪，抚摩着她柔细的头发，半似自语，半似教训地说道：“只要有奶奶吃就得了，还要择东捡西的！”

假使你妈死了呢，你不活了？”

” “说得真好听！”

”母亲又怒又笑地说。

此时大家都无声了。

那个奶娘无事可做，在旁边腩腆地搓着两手。

小鸠含着奶，已在蝶的怀里睡着了。

“可怜的孩子，”母亲轻松地挺了挺腰说，“饿了，又哭得疲倦了，现在一吃饱，不就睡熟了？真是可怜的！”

”蝶抱着小鸠到我们自己的新房里去。

母亲也打算去睡了，招呼奶娘，今晚权且在她屋里睡一宵，到明天再作道理。

我走向卧室里，蝶躺在藤椅上，一只脚踏着小鸠的摇篮，侧身向里面，把抽抽咽咽的哭泣代替了她平日的催眠歌。

“又哭了，有什么值得哭的呢？”

快到一岁的孩子，那里这么容易换奶？

<<一千八百担>>

——慢慢地，说不定明天和奶娘混熟了，就肯吃她的奶了”。

“她不吃，她自己受！”

”蝶哽咽着嗓子发气地说，“我是一定要出去的，我难道就这样完了不成！”

”一个正在绚烂青春的姑娘，生命在熊熊地燃烧，希望在她的目前美丽地闪烁。

蝶并不是一个例外的女子。

她所渴求的也是活跃的，前进的，充实的生活。

在这没落的封建乡村里，在这寂寞古旧的家庭里，她怎能过得下去？

蝶说：“在校里读书，多么新鲜活泼！”

现在可只有孩子的尿臭和奶香，直挺挺地立着的家具，一切干枯的，死寂的氛围来逼紧我的心胸。

我是个活的人，我不能死死地掩埋在这古墓里！”

”我爱她，我完全同情她。

次日早晨醒来的时候，房里静悄悄地。

蝶不知几时已经起身，小鸠也不在摇篮里了。

我懒懒地穿好衣服，找到后面厨房里，才看见蝶捧着碗在吃什么。

昨晚的那一层愁云，早从她的脸上消散了。

“你起来了？”

”她含笑地跑近我。

“你吃的什么？”

”“肝，醋炒猪肝，怪难吃的。”

”她皱着眉，摇着头说。

“吃这个做什么？”

”“止奶呢！”

”她高兴地说：“小鸠吃奶娘的奶了。”

今天一早起，奶娘来抱她，她就要她抱。

我叫奶娘抱她到没人的地方去。

奶娘抱她到前面大厅上，和她玩了一会，果真就肯吃她的奶了。

吃了奶，又玩了好久，一次也没有哭。

现在我叫奶娘抱她到自己家里去了。

”“我知道熟了就会吃她奶的，昨天你偏要那么着急！”

”“这样子，我俩明天就动身。”

”她一时真高兴。

“好，只要你愿意。”

”奶娘声明她不能住在我家抱孩子，因为她丈夫在外面做生意，她要在家里料理；孩子只有抱到她自己家里去养育。

好在都同在一个村里，自然可以时常来来去去。

我们也都答应了。

“不知道她家里干净不干净？”

邻居怎么样？”

屋舍怎么样？”

”我说。

“下午我要去的。”

我要送小鸠的衣服，东西去。

”蝶一边回答我，一边又和女佣人说：“张妈，你先去看看她在那里登得惯登不惯？”

哭不哭？”

现在在那里作什么？”

奶娘待她怎么样？”

”“你自己去一去也好。”

<<一千八百担>>

”我说。

“可是现在我不敢去；去了，她会不要奶娘了。

——到晚上，我不见她面，偷偷地去看看情形。

”蝶说着，眼就红了。

蝶中饭也不吃，忙着把小鸠的衣服，玩具和零星东西打点了一箱又一包；又忙着把我们自己的行李书籍理好。

她脸色苍白得可怜，眼也变得滞钝了，泛着凄清的弱光。

然而刚才她并不是这样子的。

“蝶，你不舒服？

歇歇吧。

”我说。

“不要紧……”她哽咽着嗓子，向藤椅上一躺，就摸出手帕不住地拭泪。

蝶虽然年青，但也是具有强烈的母爱的。

青春的火焰鼓动她振起，前进；但等她丢开了孩子，预备振起，前进时，她顿时发觉已经失去了一件重要的东西，自己的心已经空虚，怅惘了。

黄昏的时候，我们正吃晚饭，蝶叫张妈提了箱子包袱，到奶娘家里去。

“你吃了饭再去。

”母亲慈祥地和蝶说，“我和你一块去看看。

”“我吃不下。

——晚上，路难走，你老人家莫去。

”她说。

“少吃一点，你两天没有好好地吃饭了，饿出病来怎么办？

”我也怂恿她。

“没有的事。

我饿了，我自己会吃。

不要紧。

”她说着就和张妈去了。

我到外面去辞了行回家，屋子里坐着满满的人。

蝶很兴奋，同时又很疲乏地坐在椅上。

小鸠在她怀里又跳又唱。

满屋里喧哗着，有的赞叹，有的怜惜小鸠。

“怎么她又回来了？

”我看见小鸠在她怀里，不免惊奇地问。

“这孩子真了不得！

”蝶含着柔弱的目光，兴奋地说：“我到了奶娘家，我不敢进去，只在房外坐着。

小鸠在房内，正和许多左右邻家的孩子玩，玩得真高兴。

以后，我和奶娘轻轻他说了一句话，她在房内就听出来了。

她也不玩了，摆着头，嗯，嗯，嗯地四处望；望不见，她就妈，妈，妈地喊着，扁着小嘴要哭了…

…”“暖，你慢慢说。

”“我忍不住了，走进去。

我说：‘咦，你还认得我呵！

’她喜得打起格格来，望我怀里扑，又跳又唱。

唉，那样子我真说不出！

抱到我手里，唉，那种快乐的样子！

她就不放我了。

这个抱，她不要；那个抱，她也不要。

她把手指着外面，推我，打我，要我抱她回来。

<<一千八百担>>

” “今天就让她在家里睡吧。

”我拉拉她的小手，又把自己的两手拍着。

她摆着头，紧紧地把着蝶的肩，表示不要我抱。

母亲不作声，只是叹息着。

小鸠在奶娘怀里吃饱了奶，——蝶的奶上涂着黑墨，小鸠曾失望地哭了很久的。——就由蝶抱到我们卧室里来了。

我，蝶，小鸠，我们三个人都睡到床上了。

小鸠高兴地爬着，滚着，嘴里又咿呀地唱着。

蝶说：“你喊爸呀。

”小鸠就滚到我身边，昂着头，窝着小嘴喊：“爸——”蝶说：“你喊妈呀。

”小鸠就又滚到蝶的怀里喊：“妈——”她玩了一会儿，就安静地睡着了。

“你也静心睡吧。

今天你太疲乏了。

你看你又这样疲弱了，说不定你明天不能勉强动身的，饭又不吃??”我说。

“日子迫了呀，我必定要赶上考期的。

”

<<一千八百担>>

编辑推荐

一个正在绚烂青春的姑娘，生命在熊熊燃烧，希望在她的目前美丽地闪烁。
她所渴求的也是活跃的，前进的、充实的生活。
在这没落的封建乡材里，在这寂寞古旧的家庭里，她怎能过得下去？
——吴组缃

<<一千八百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